

◎书页风景

当丝绸与琥珀相遇

高兴

一个明媚的午后,李怡楠专著《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学关系研究》书稿摆放在我的书桌上。望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无数遥远却难忘的记忆在瞬间苏醒。

时光倒流,再度回到青春岁月,回到大学校园。那时,作为“准文学青年”,我特别喜欢听配乐诗朗诵。正是20世纪80年代,收音机里常常会安排如此美妙的节目。诗歌,配上音乐,于我,总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是音乐激发出来的魅力,仿佛有一对透明的翅膀,将诗歌连同心灵一道,带向了深远的天空。我曾在一篇文字里专门记录下下一个特别时刻:

一天,下课后,回到宿舍,习惯性地打开了收音机。忽然,在音乐声中,一行行美妙的诗句飘进了我的耳朵:

如果你看见一只轻舟,
被狂暴的波浪紧紧地追赶——
不要用烦恼折磨你的心灵,
不要让泪水遮蔽你的双眼!
船儿已经在雾中消失了,
希望也随着它向远方漂流;
假如末日终究要来到,
在哭泣中有什么可以寻求?
不,我愿同暴风比一比力量,
把最后的瞬息交给战斗,
我不愿挣扎着踏上沉寂的海岸,
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

(孙玮译)

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当时的感动。那是一个昂扬的时代,一个散发着理想主义气息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一切带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都会给我们以震撼和感动。我还特意将这首诗的最后四句记在了笔记本上。

就这样,波兰以及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以一种诗意和浪漫的方式点亮了我的青春时光。那一刻其实也将一粒种子撒在了我的心田。回头想想,我在之后的岁月里对波兰的想象,同波兰的缘分,对波兰文学持久的兴趣和关注,都与这一粒种子有着深刻的关联。

在我看来,《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学关系研究》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文学著作。浓郁的学术气息和鲜明的文学气息交融于一体,让这部专著弥散出一种独特而强烈的吸引力。作者李怡楠采取了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用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和影响研究等方法,将文学关系置于历史文化中考察,融入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等背景知识,依靠大量有据可查的文献、史料、统计和细节作为支撑,尽可能清晰地梳理出一条中波文学交流的脉络。这样的写作策略实际上暗含着对一位理想作者的呼唤和要求。这位理想作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和条件: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中国和波兰两国文化、历史、政治和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全面了解,对相关理论的准确掌握和熟练运用,此外还有对文学和学术的持久热情,以及不惧艰难的毅力和耐力。没有这些基本素质和条件,这一学术工程恐怕难以顺利地完成。

李怡楠显然就是一位潜在的理想作者。2018年,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计划做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托卡尔丘克专辑。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找到身为北外波兰语系主任的李怡楠,邀请她参与该专辑的选题事务,主要负责推荐篇目和译者,并承担托卡尔丘克诺奖演讲的翻译。这让我有机会充分了解到她的专业水准、严谨态度和文学热忱。做专辑时,正好遭遇疫情,我们无法见面,只能通过邮件和

微信,反复讨论,不断修改,及时调整。有时,一天会互通几十封邮件和微信。在三校时,怡楠还在打磨某些句子和词语。就这样,在紧迫的时间里,我们做出了一个相对丰富、专业、值得信赖的托卡尔丘克专辑;就这样,出自怡楠译笔的托卡尔丘克诺奖演说《温柔的讲述者》同读者朋友们见面,这篇直接译自波兰文的演说随后成为人们理解和研究托卡尔丘克的重要文献。

阅读,或者严格来说,再读《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学关系研究》,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过两个关键词:丰富和生动。确实,整部专著呈现出了令人惊喜的丰富和生动,既能填补我们的知识,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理。在丰富和生动中,我们走近两国历史,走近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开拓者

和先行者。波兰历史辉煌和衰落并存,充满了曲折和起伏。曾经的强盛之国后来竟然多次被瓜分,甚至灭亡。反差强烈的历史,既是波兰文学的基本土壤,也是中波文学关系的重要背景。17世纪,正当兴盛期的波兰积极响应西欧的文艺复兴,关注文艺发展,重视对外文化交流,这也为开启中波文化交流提供了某种可能。正是在此情形下,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踏上了中国土地,专著简要却又全面地介绍了卜弥格的探索经历和丰富成果。“在罗马完成使命返回中国的途中,卜弥格积劳成疾在广西逝世。”这些陈述看似朴素、简单、不动声色,却是作者大量文献阅读和消化后的提炼。于是,一个不畏艰难、不辞劳苦的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形象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20世纪初,鲁迅等文人士志士将目光投向波兰,大力译介波兰文学。专著用了不少篇幅,详尽介绍了鲁迅等人译介波兰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因,既有精确考证和具体描述,也有生动引用和重点评析。我们仿佛能听到各种声音,看到各种画面,读到各种细节。一个个“异域盗火”的先行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他们所译介的作品和人物中,汇聚成一股强大的中波文学关系气场。而鲁迅的话语分明将中波文学关系推向了第一个高潮:“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瓣至瓣,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茨凯支(即密茨凯维奇)所谓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焉。”

除了丰富和生动,阅读这部专著时,我还明显感受到了清晰和精确。中波两条线索,置于两国具体的语境中平行推进,由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作铺垫,自然而然进入到文学关系,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具有共时、比较和对位之效果,也显现出作者努力达到贯通和交融境地的意向。专著中随处可见的细节、描述、发现、引用、概括和数据,共同支撑起一幅中波文学关系清晰而精确的画卷。这样的画卷意味着漫长的积累、不懈的劳作和巨大的心血。冯至先生在撰写《杜甫传》时说过:“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这也正是李怡楠的写作原则。

由于长期供职于《世界文学》,我一直密切关注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动向,十分敬佩易丽君、林洪亮、张振辉等前辈为中波文学关系发展所作出的显著贡献。如今,在这一领域,赵刚、茅银辉、李怡楠等后生力量又凭借热爱和才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中波文学关系发展前景可期,这实在是件让人欣喜的大事和好事。

当丝绸和琥珀相遇,一朵朵神奇之花悄然绽放。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祝福!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文学》原主编)

郭振有

欧阳修是宋代文坛领袖,也是一位书法家。他说自己少年时兴趣很多,但中年以来,这些兴趣渐已废去,或者厌而不再去做,或虽不厌却力所不能了。但是,“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就是书法,“有暇即学书”,在身体允许情况下,甚至可以整天写字。他说写字“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耳!”他事者,无非是劳心劳神的杂务。他认为,不寓心于身外之物的是“至人”,寓心于有益之事的是君子。而那些每天都想着无益有害之事的,乃“愚惑之人也”。学书写字则不同。写字不能不劳累,但它“不害性情”,而能得“静中之乐”(《学书静中至乐说》)。他写了一首诗说:“试笔消长日,耽书遣百忧。余生得如此,万事复何求?”(《试笔》)

读欧阳修,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教育界大家熟知的顾明远先生。顾先生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比较教育之父”。他在当代中国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大家都是知道的。

顾先生早年毕业于家乡江阴市的南菁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江南名校,英才辈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陆定一、黄炎培等,都是该校校友。在当代,这里又出了两位大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著名的文化大家、书法家沈鹏先生,另一位就是顾明远先生。母校为这两位先生都建了展览馆——沈鹏艺术馆和顾明远教育思想展览馆。同时要建“明远书屋”,沈先生当时病重住院,得知后表示书屋之名要由他写。这四个字竟成了沈先生的绝笔。我对顾先生说,网上有人说沈先生只会写狂草,不会写楷书,顾先生便把他保存的60多年前沈先生一幅楷书扇面作品拍照发给我。我让许多人看了,他们都大为赞赏。这应是沈先生存世最早的一幅作品。顾先生和沈先生同窗五年,交谊八旬,手足情深,在中学期间就一起练习书法、创办刊物。沈先生最早和最后的书法作品都藏于顾先生之手,可见两人友情非同一般。

孔子以“六艺”为教,其中“书”包括识字、写字。顾先生从小喜欢书法,习书从唐楷入手。楷书中他写柳公权最多,可能因为柳书结体峻拔,端正方整,刚柔相济,气度温和,与他的入格追求较相吻合。困难时期他主要习欧体和许多相关论文,倡导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以支持中国现代化目标。2017年,他精心书写了一册《论语箴言录》,既有书法,又有解读,福建教育

瞿冬生

我的高中母校温州市第七中学,位于风景秀美的九山湖落霞霞滩边。御赐的“宿觉名山”松台山耸立在校园中间,我的教室在山南的望松楼,去操场则要穿过一条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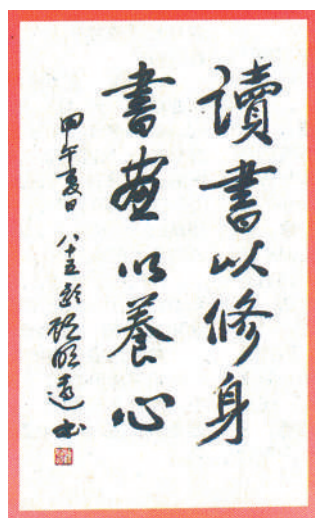
蓝天白云之下,春意盎然之中,我站在清明桥上抬眼东望,昔日那个熟悉的校园已消融在城市的街景里,映入眼帘的只有松台山上金光闪闪的净光塔和南麓透着禅意的妙果寺了。

其时正值恢复高考,学风大为改变,全市中学分成“省重点”“市重点”“普通”三类。初中统考结束,我收到温州七中入学通知书,那时只晓得温州七中是“三类”,并不清楚是一所历史名校。其时,温州七中师资力量并不弱。我的班主任张积山老师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系(现浙江大学体育系),任教研组组长三十年,向省队输送了不少田径、篮球等方面人才。班长蔡建成后来成为温州市石坦巷小学优秀教师,继承了张老师的衣钵。物理老师朱庆桂、数学老师蔡龙勋等,均是上世纪50年代进校的老教师,都是老牌大学生。

对我资质禀赋最了解的当数李义方老师。她是朝鲜族,1929年出生,历任西南广播电台文艺组长、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还曾在朝鲜平壤当过中文编

◎大家谈

顾先生和他的书法



教爱生,求真育人”,他的书法与他的教育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界都知道顾先生字好,很多学校请他写校名、校训和各类题词。他觉得应学校所求写几个字,对学校有支持和鼓励作用,因此从不推辞。

顾先生多次用毛笔写过他的四句简洁而朴素的教育信条:“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许多学校把它复制张挂,成为学校教育的行动指南。

1979年,赵朴初曾写过一首《金陵曲·敬献人民教师》,满怀深情地为英雄的人民教师献上赞歌,内容和书法都好,但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对此不知晓。2022年教师节前夕,顾先生又对赵朴初书写的这首词临写多遍,努力写出赵朴初书写的非凡气韵,这幅作品后被上海《新民晚报》拿到发表。

2023年6月,第21届尝试教育学术年会举行,顾先生应年会所求,用小行书在八行纸上写了整整两页贺信,对当前中国教育发展提出许多重要而精辟的意见。书法刚劲有力、潇洒脱俗,是一幅难得的精美书作。

2023年11月1日,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书法博士教育30周年活动,盛邀顾先生题贺。顾先生写了“书法艺术,中华瑰宝”,下款自称“教育老兵”。主持人评价这幅作品“神清气朗,灵妙活脱”,并说这个题款也体现了顾先生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奉献和不懈追求。

顾先生一再谦虚地说他不是书法家。他写字严守书法传统,认真临帖,中规中矩,体现大众审美,结体疏朗,自然清新,绝不故意夸张,扭捏做作。他的学养和情怀渗透在作品中,透露着浓郁的书卷气,俊秀雅致,赏心悦目,给人以亲和之感。思想性和艺术性珠联璧合,“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谱》)、“其志芳洁,故其书高逸如其人也”(清李瑞清语)。

顾先生为人师表,德艺双馨。他给学校题词,是他对教育事业的另一种无私奉献。他的题词内容和书法艺术,成为学校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顾先生说,写字、书法,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入门课和必修课,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训练,而是有全面育人的重要作用。他希望学校重视书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写好中国字,传承中华文化。

在教育现代化大潮中,顾先生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他写过一本《中国教育的基础》和许多相关论文,倡导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以支持中国现代化目标。2017年,他精心书写了一册《论语箴言录》,既有书法,又有解读,福建教育

出版社用宣纸线装出版,十分精美。

《学记》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部极为重要的教育经典。章太炎先生认为《学记》对何以为学“言之甚详”,“不读《学记》,无以为教,抑无以为学也”。顾先生对这部经典抄写过多次。2022年教师节,他又用小行楷书写成一幅长卷,自己装裱好,作为纪念母校南菁中学140周年的礼物,郑重地寄到学校。《学记》字数多,小字用墨汁书写,很不好掌握,难免有漏字。他为此伏案写了五六次,才基本满意,对一位94岁的老人来说,其苦其累可知。但他严谨认真,笔笔着力,乐此不疲。

顾先生有许多人生感悟的箴言,也喜欢用毛笔写出来,自我欣赏,或与人共勉。如他写的这样四句话:“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许多人在欣赏这幅书作的同时,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这些年,顾先生有空就抄写一些经典名言,既修身养性,又寄情抒怀。我看过他精心书写的《楚辞》中的许多名句,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他用这些格言来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志向。

顾先生写字和他做学问一样认真。他一生都重视读帖和临帖,熟练八法之则,取其笔法和神韵。每个字、每个词的写法用法,也都无不有错误。他抄写古人的经典名句,一定核对原文,一旦有错,必重新写过。有一次,他为某一所学校题字,其中一个“门”字,用行楷体写,上部点了两点。学校说应是一个点,顾先生查阅很多古人写法,证明两个点没错。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而汉字是中华文化第一特点。所以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中生长的文化奇葩,它既有实用性又有审美性,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特别璀璨的明珠。书法作品体现着书者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由此也成为进入民族精神世界的门径。毛主席说:“笔墨现,金不换,中国书法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哪个国家也不能相比。不懂书法,等于不懂中国文化。”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因为书法和做人密切相关,喜欢写字,实际是倾慕一种高尚脱俗的文化境界。书法可以让让人沉浸于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不断地研习、探索,由此少劳心于身外之物,既“不害性情”,又能得“静中之乐”,趋向于一种更高雅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我想,这或许是对顾先生献身教育大业又钟情书法艺术的一种解读。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找何文海老师,就会有几服草药带回家调理……

我在温州七中并无出色表现,只因家教严格,比较老实。老师是人生的导师、心灵的明灯。世事无常,想到有的老师已归道山,不免伤感唏嘘。

学校是开启人生智慧的码头,著名学校未必都是名人,不著名学校未必无名。母校风雨兼程八十载,知名校友群星荟萃,其中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陆善镇、有擅长书籍装帧设计的美术家蔡荣、有著名学者叶长海、有国家一级编导那吋苗、有旅居意大利的歌唱家叶璐……当然,更多的同学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平凡也是一种浪漫,也是一种幸福。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我曾就读的温州七中校园,也就是国立英士大学工学院旧址所在,二十多年前消褪了英姿。再也见不到伴随我成长的“长征楼”“五四馆”,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但让我倍感欣慰的是,学校虽然离开旧址,但名称和血脉还在,秉承着“积学致远,团结创新”理念,成为“温州市重点中学”“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此刻,我想告诉母校,无论您迁往何处,无论我离开多久,一个双鬓染霜的不敏学生,将永远祝福母校:愿您厚重的人文之松常青!愿您青春的艺术舞台常新!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松台山麓忆师恩

审,为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凭李老师的扎实的文化功底,教我们语文绰绰有余,可我们班以体育见长(至今我也不明白,我这根“芦柴棒”为何混入其中),调皮的,开小差的多。一次,李老师写板书时,课堂上响起了嘈杂的交头接耳声。她转过身,收起笑容,重重地说:“我一个朝鲜族人来教你们,你们还不好好听讲!”我坐前排,看得出老师恨铁不成钢的激动。

阅历丰富的人往往能洞悉眼前、预知未来。高中第二阶段文理分科时,李老师极力劝我跟她去文科班,而我这个愣头青毫无理想,竟然对她说“我不想考大学,在班里混到毕业等妈妈退休接班”。但李老师没有放弃对我的期待,为了培养我对文科的兴趣,还专门在课外带我去观摩诗歌朗诵会……

命运之舟,不可思议。几年后,在“临汾旅”七团一营拿过枪、扛过报话机的我,被教导员刘国平推荐到南京军区新闻培训班参加跟读学习,成为一名专职报道员。退伍后,我被安置在温州日报社编辑,还曾在朝鲜平壤当过中文编